

李長卿集卷之十四

長樂郡
招輯西
諸名

豫章李鼎著

門人句容徐行恕校

神道碑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侯公神道碑

代作

余於侯公居則同郡舉于鄉對于南宮則同籍且
余女女公季子應瑜蓋婚媾而臭味同之者也今
萬曆丁酉冬十有一月某日公考終正寢部使者
以恤典請上念公扞邊多勞績遣藩夫人致祭

葬之加一等禮也嗣子應珎輩承 諭啓元配張
夫人永安營之賜兆奉公柩厝焉應瑜捧其仲應
琛所自爲狀謁余于陪京之署曰先中丞列在三
品例得樹石神道敢以不朽之業請按狀俟爲晉
侯縉之苗裔適他國以爵爲氏代有聞人元末兵
起有崇義者避地於圯遂世爲圯焦刺村人洪武
初 詔民得自墾田崇義墾田獨饒富甲里中崇
義生欽祖欽祖生仲德仲德生興興生贈方伯公
璽配夫人劉璽生贈方伯公鐸配夫人王太夫人
楊歷世殷阜好行其德鐸生子三伯于楚季于宋
中丞公其中子也公諱于趙字宗度今稱葵所先
生楊太夫人旣娠里中人夢衆擁憲使且至質明
而中丞公生生再越月中風而病忽一嫗出艾一
丸灼之應手而愈甫三歲而孤宗人近屬乘楊嫠
而諸孤弱也齟齬百端太夫人以一笄幃當戶日
討中丞公于庭而訓之曰而父待孺子以瞑孺子
勉就外傳吾不難忍詬攻苦以俟孺子成立中丞
公感泣下帷博士籍中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

授山西平陽府推官平陽故近邊而劇公持檄境
內外覈將吏得失人人日俟意旨希一盼公斤斤
自持卒不得當以中居恒自勵曰小大之獄敢不
以情于趙終不能承上官眉睫以草菅民命也戊
辰徵入爲戶部某司主事奉 勅權河西務逐巨
猾清宿蠹羨金不取自潤籍而內之公府且曰歲
方儉亟內之無爲大盜資也及瓜而代大司農執
公手曰廉吏也廉吏也庚午改兵科給事中首列
漕運便宜曰省江北監兌以汰冗費曰衛官領運

視篆更相出入以絕規避曰復運艘舊額以防漂
沒曰蚤發總運裨將以振苟玩又應詔條陳恤民
五事娓娓千言中外稱便卒如議行壬申擢刑科
右給事中張夫人無疾而逝公撫膺太息曰當爲
諸生婦則勗我以鷄鳴今爲夕郎婦則勗我以飲
氷胡奪我良相之亟曾不少延以須一命及耶䟽
請輟直歸葬屬諸子於二室吳善視之余終不再
娶以負良相明年赴 闕尋署科事值 今上初
御雨澤愆期乃上䟽極言修省之實其略曰臣竊

惟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乞倣召對故實時御便殿俾閣部大臣皆得以其職掌最鉅者面奏以俟財決 皇上初納善如轉圜乎然言官以不識忌諱蒙黜謫者亦自不少今諸臣悔悟已久感慕方殷儻下 明詔而賜之環其圖報當如何哉 臣聞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今廣東巨寇已就蕩平而錄死亡起瘡痍撫流離不可不加之意焉又聞一物失所上千天和小民無知罹法計日待斃即求生不得亦母令斃于園墻今天下酷吏豈少哉逞逞

爰書未具三木橫加殊非 聖天子子惠元元至

意其令臺使者不時糾察以聞 上嘉納之六月

以 兩宮徽號 覃恩實授承直郎方伯公鐸始

稱給諫王夫人始稱孺人楊太夫人始稱太孺人

張夫人始稱孺人時屆朝審公申飭 祖制諸司

蓋加慎焉十月陞兵科左給事中時武清伯為

慈聖皇太后外家將營墓兆請帑金三萬公執奏

不可謂懿親藩屏王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若毀

國經以徇無疆之慾甚非所以篤周親而防僭越

也既上席藁待死賴今 上明聖內疏袖中得免
時河道淤墊漕運多虞當事者欲開泃河五百里
江陵柄相力主其議公奉 特詔往勘江陵公曰
勉之不世之伐不次之遷在此行也公周歷數千
里咨詢相度曰河在吾目中矣因上疏曰 國家
資河以通漕泃特漕之一耳故通漕須治河漕自
直河下迄清河三百餘里無賴於泃此不必開者
也惟是直河而上二百餘里達徐呂二洪一旦衝
蕭碭則二洪涸衝睢寧則邳河淤無已則開性義
嶺以通泃水務令良城石不爲險豐沛水不能衝
斯完策也然計費則已百五十萬金矣泃議遂寢
久之出補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分守嶺北誅鉏
豪強姦邪不能發戊寅擢湖廣按察使尋擢湖廣
右布政使攝篆月餘籍羨金數百需緩急焉公在
楚三年一赫蹏不入江陵政府與其里第楚人人
能言之辛巳移左布政使治山西時新令郡國履
畝而尺寸之所司奉行過當至令鷄犬不寧公獨
填以雅靜晉民安之壬午當大比簾外內諸費一

切倚辦公申玩愒培克之戒官無廢事而民用不
擾監臨使者以錄士屬公總裁得士稱最盛云九
月 皇長子誕生加授通奉大夫王父王母以降
皆如今稱癸未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
三關巡撫山西故公司理左轄地習軍民利病甚
悉故所規畫罔不中經首之會晉飢公請蠲賦振
乏全活甚夥石樓羣盜望風解去會酋長奄答死
諸部落與其子黃台吉爭長公宣諭 主上威德
諸酋俛首聽命黃台吉得襲封爲順義王至今邊
鄙不聳積餉至五十一萬公之伐也事聞賜白鏹
文綺明年春貢市事竣賜如之秋虜衆內附賜又
如之尋以太夫人憂去哀毀幾至滅性屬吏奠賻
一無所受歸三年而後復寢屏跡原野達官罕覩
其面邑中民所疾苦不憚累牘以請丁亥黃河驟
漲且嚙城邑長貳俱外出公捐貲捍禦不遺餘力
是役也災而不害又施藥餌以止疫癘出菽粟以
恤飢殍乙未始耆邑人奉觴致祝者絡繹於道丙
申病瘳久之增劇邑侯馬公將入計公曰侯愷悌

君子也卽甚病胡可不一送馬首遂強起入市爲
別旣別病益劇遂不返原野越數日諸子若孫作
永訣語語畢瞑目端臥問者遞入遞張目應之瞑
臥目如初勸之食則少進七筋曰食無益也聊以
慰汝輩耳問所苦曰坦然如如殊不苦也越二日
起沐浴命發篋取尚方賜綺服服之曰吾不敢侈
君賜以驕鄉里故篋而藏之今將佩明命於九原
服可矣又索素所御物納之袖中張目一視而瞑
距生嘉靖丙申七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二或幃而
哭或巷而哭或素車白馬不遠千里而哭諸文學
請祀公澤宮之右斯所稱鄉先生歿可祭於社者
耶公脩髯廣顙溫粹宏博與人不設岸畛而無敢
以私干者公官司理則佐劇郡官司農則權關稅
官給諫則歷三垣官方伯官開府則三晉金錢戎
馬芻粟皆所筦握曾無一金之積以貽後昆可謂
皜然泥而不滓者矣公旣家食兩臺露章首薦者
凡十餘上總漕褚公舉公自代則公已奄逝矣公
著有諫垣奏議督撫奏議詩文集唐詩摘句各如

長卿集卷十四
石
于卷藏在家塾丈夫子七應瑞庠生蚤卒應玠太
學生應琛選貢生應瑜廩生應玠太學生應珂應
瓚俱庠生女三孫十孫女三婚嫁皆名閥詳在志
中嗟乎中丞非小六十非天子孫非不衆多而人
猶有遺懷者則以公之豐於德茂於才而嗇於報
與不及見諸子之顯融耳然公固不汲汲於諸子
之顯融而諸子不能不顯融於公之身後天之報
施善人豈爽也哉又爲之銘曰 於顯我公令德
孔揚侯于周服奕世其昌迨彼中葉聿居大梁我
樹我藝乃度乃荒慶流百祀而阜而康吉夢是踐
公也篤生孜孜母訓佩也敢忘青藜繼畧太乙宵
光爰偕計吏用賓于王粵初發藻司理平陽典
國之權潞水斯清改服青瑣鳳鳴鏘鏘參藩持臬
以翺以翔桓桓岳伯于此冀方來旬來宣召虎頡
頡秉鉞開府隼旟皇皇寬猛不主德義是經干戈
斯橐玉帛斯將 帝嘉乃績銘勲太常在師中吉
三錫寵章王事靡盬將母未遑千里奔計憂心摧
傷琴瑟旣御泉石徜徉薦書十上高蹈深藏曷天

不弔德星掩芒 九重震悼恤典彌張公雖長往
譽則允藏子孫蟄蟄濟美相望賜兆鬱鬱若堂若
坊豐碑楚楚永奠無疆

墓表

王母饒孺人墓表

真州當大江以北一大都會四方業齧而僑寓者
百數而槎溪王氏著諸王相雄以貲獨太平公易
賈以儒故王氏之族百數而太平公著太平公元
配爲饒孺人又以内德著太平公與孺人業葬岳

山之陽嗣子謁當世鴻筆勒之貞石副在家乘者
若發武庫而陳庭實矣後以形家者言起孺人於
窳窳今年伯子太學君朝寵得吉兆於姑孰某山
偕某弟京兆君朝宣太學君某某奉孺人葬焉復
捧狀謁不佞表之表曰饒爲新淦湖田大姓與槎
溪相望若鼎耳孺人考隱君伯榮妣李媪夢鸞而
孺人生字曰鸞祥吳楚俗故賤生女隱君獨色喜
曰生女無怒他日稱健婦持門戶者必是兒也里
中貴人子爭委禽弗納初別駕公娶於敖及門而

天至是從父迪功公歸省槎溪補郡諸生妣氏通
名隱君重王世閥又雅才別駕公許之孺人爲王
冢婦不隨俗爲富貴容先諸姒雜羣婢中躬飭七
箸簋簋事舅姑迪功公况孺人忻然當也會有速
迪功公於訟者陰構私人索賄以免迪功公聚族
而謀計無所出孺人從容請於姑曰此輩何厭之
有徒以吾翁不能忍須臾之不燕與彼鈎金束矢
相對簿耳藉第令飽其慾以免如後來者眈眈何
今惟有陽許居間者以和而率然一出則難解矣
卒如孺人策中者以誣抵罪中外嘖嘖曰笄而幃
者君子也太平公初試而北遂發憤下幃不丙夜
不已孺人從傍操織衽時起居亦不丙夜不已太
平公七試七北汽至而羸者再鬱鬱不自得孺人
慰之曰人不勝天久矣且仕何必美宦要以仕不
負學耳太平公領之謁選爲郎得閩之都司斷事
則孺人從而聞後移粵西太平別駕則孺人從而
粵所至兩臺監司雅才太平公一切讞疑獄均徭
賦備夷寇無不倚辦太平公者太平公心知孺人

策事多竒中雖洞若觀火未嘗不內容而後行焉
所部上侔異能狀擢有日矣太平公念二尊人且
老遂投牒偕孺人以去歸拜二尊人於堂下又築
晚逸堂以娛晨夕一漿一糈必自孺人十指中出
蓋歸十餘年而太平公以哭母哀毀而卒孺人矢
從地下旣而翻然改曰舅氏老矣以是藐諸孤責
在後死於是身代太平公居子舍又代太平公理
庭訓視迪功公供具如太平公自盡益加虔焉無
日不討諸子于庭而督課之以經史德誼諸子奉
教凜凜逮迪功公捐舍館孺人視祔身祔棺之具
一式於禮曰往忍不卽就死謂有今日耳敢愛髮
膚終使君子飲恨於地下耶然用是亦中陰陽之
患竟以癸未臘月晦日卒距生嘉靖甲申四月十
有九日享年一週甲子云余惟女德不聞捆外卽
古稱彤管不能紀於耳目所不及語曰不知其種
視其苗今觀太學君兄弟翩翩諸孫玉立則孺人
之教彰矣又讀諸子所謁當世鴻筆奚翅彤管有
煒故表而出之以續女傳

鄒師母彭孺人誄

彭孺人者鼎等座師瀘水鄒先生之元配也先生於萬曆戊子以大行應聘典畿闈秋試鼎等則先生所取士云於是鼎等得執弟子禮事先生而以事母者事孺人得孺人內行甚備鄒彭俱安福亢宗孺人爲尚書公之孫檢校公之女亦貴盛矣歸我瀘水先生先生雖四葉七科甲然廉取好施不給於財孺人更綺縞爲布素日操女紅以事姑周太孺人太孺人歡然當也又脫簪珥佐先生膏火筆劄諸費以有今日先生丙戌成進士拜今官迎太孺人養京邸孺人從焉抵京輒病輒小愈輒又病某等常侍先生坐孺人輒從病中戒家人出甘食豐飲貺之或天融日霽輒強起起居太孺人曰太孺人寧心哉婦無恙也已丑之秋先生奉使事得過家孺人又從太孺人歸安福比出都門病勢日劇鼎等日怵怵焉懼也久之客有從淮至者曰先生過淮矣孺人無恙也又有從洪都至者曰先

生過洪都矣孺人無恙也又有從吉州至者曰先生抵吉州矣孺人全愈矣於是鼎等之怵怵懼者釋而又營營焉望先生之携孺人來矣庸詎知孺人從先生往而不從先生來耶嗚呼哀哉孺人以四月四日卒于家而鼎等以十二月某日始得爲位而哭于孺人兩公子之室遂作誄曰凡厥有生疇不爲女孺人華胄受訓于姆凡厥有家疇不爲婦孺人事姑操箕與帚凡厥擇配疇不願賢孺人夫子樹德周愆凡厥生子疇不祈男孺人雙玉美秀垂髮吁嗟孺人得天侈矣吁嗟孺人集祉彌矣胡孺人之生也歷年三十而其爲人婦與爲人母也不逮一紀是孺人能宜於姑而不事其姑以盡年能宜於夫子而不能偕夫子以俱老能毓二子以出就外傳而不能樂觀二子成立於他日遂使姑泣於堂子號於室夫子徬徨顧盼於內外而靡適故知孺人之目終不瞑於泉下矣嗚呼哀哉嚴霜殞兮蘭芳歇玉鏡掩兮光容滅朔氣移兮凜且烈思手澤兮我心惻德不食報善者懼矣惟仁則

壽云胡據矣雖然不朽者德不殞者名太姪太妣
千載猶生孺人相夫勒勲竹帛孺人開嗣旣偉且
詰彤史垂芳爲闡之則而況涉世三十稱一世矣
旣字一紀歲運周矣卽謂孺人爲眉壽無害萬有
千歲亦奚不可者哉鼎等披夫子之絳帳欽孺人
之光儀聞哀計之自天咸臨風而淒其謹收淚以
作誄表懿德於素旂嗚呼哀哉

哀辭

王太史偕配畢烈婦哀辭

有序

歲旃蒙協洽之臯月翰林院檢討新城王公卒厥
配畢烈婦於公甫疾拮据扶持藥餌者不遺餘力
驟聞呻吟卽嚙臂入骨血淋淋下衫袖盡殷勺水
粒米絕不沾名度無起色從容請於其尊章曰姑
氏甘旨有冢婦在惟夫無嗣願以伯氏次子續之
逮屬續先期捐脰別室家人解免一息奄奄不絕
及公瞑聞哭聲遂與俱逝公春秋二十有八烈婦
二十有七嗚呼哀哉臺使者上其事 天子嗟異
下宗伯議優其贈卹旌表之典禮也粵王景胄實

長卿集卷之四
并齊魯奕世載德冠珮接武太史煌煌民部季子
維伯仲叔翩翩雲起公也蚤歲強記洽聞濡毫飛
采陸離繽紛擢翼南宮掄秀庶常抽簡石室金甌
琳琅 威靈改加爲今太史萬里修塗發軔伊始
夫何二豎興茲虐焰三尸速此極屯嚴霜實於盛
夏芳蘭摧於青春天道茫茫胡可蠡測庸詎知奪
遐算於太史而實畀烈婦以完節也哉烈婦者文
學畢某之女也居恒婉婉媿媿言不出閨豈其一
旦蒙難捐生若飴卽古宋之伯共紀之季姬息君
之妃杞梁之妻度彼叅此又烏知其孰昂而孰低
嗚呼哀哉天地正氣曰陰與陽皎然者爲星爲日
凜然者爲雪爲霜惟人得其靈粹則節義之與文
章或擅一代之鴻裁或維萬古之綱常不恆有於
天下今共聚於一堂胡寐者之未覺猶較脩短於
彭殤遂爲文以哀之其辭曰

羌岱宗屹立于開明兮溲溟內百川之東會耀靈
滄滄拂扶桑兮古聖哲比肩而攸萃有美琅琊之
佳公子兮秀而文貞女出畢萬之苗裔兮二姚與

倫令鳳凰爲媒兮，嗽瓊枝之芳芬。寶瑟絙兮靜好，
泛流水兮沄沄。胡高步兮金馬，焱遠舉兮雲中。執
手夫君兮太息，我心則勞兮懔懔。修繩墨而不頗，
兮豈余身之憚殃。指九天以爲正兮，敢成言之遽。
忘望先路以徑待兮，將携手夫舊鄉。遵崦嵫而容
與兮，登闔風而商羊。駕雙虬兮參兩螭，與君子兮
常相隨。羌時俗之貪生兮，匪余心之所怡。日沉綵
兮雲霏霏，風四起兮雨淒淒。彼無情者之尚爾兮，
烏禁夫余襟之涕夷。折䟽麻以實俎兮，挹瓊液而
薦觴。偕子仇兮連蜷，庶欣欣兮樂康。

李長卿集卷之十四終

李長卿集卷之十五

豫章李鼎著

門人當塗張一躍校

祭文

祭從兄文

噫吁戲悲哉吾兄甫九齡而先伯父捐館舍先君子時奉命守皖隄不得與殯斂計至爲幾而哭哭盡哀趣命鼎侍毋孔安人酌絮酒於柩下余蓋少兄一歲天涯幸聚攜手嬉遊雖毋氏伯母氏終日

號咷恫悼亦不知其爲悲也亡何太母程安人以憂伯父故寢疾不祿先君子乃得解官而歸躡踊少間卽卒哭于伯父所而撫兄于掌曰吾不難以死從吾兄如孤子孳孳何自今保汝躬誨汝德誼授汝室皆吾事也言已痛絕久之少甦予與兄始知相對長泣且且莫同卒業于外傳益加親矣越五年而大父承德公逝又十七年而先君子逝又五年而今歲在龍尾吾母氏倏遘脾疾而吾兄肺病日益不支吾母氏聞兄不支而病且益亟矣猶作禮叩天曰吾年望六十死卽死耳獨慙遺一子上侍節母下拊弱子女吾願畢矣四方醫至必先視吾兄得一珍穀一佳菓必先啖吾兄乃吾兄亦時時遣問於我母氏蓋交相絡繹焉維五月十有二日爲先君子忌辰余懼傷母氏心私具酒脯投淚禁聲修祀于庭乃未卒事而吾兄竟不能待矣予匿不敢聞于母氏哭不得盡聲服不得從制奠不得成禮蓋尤有重焉者也居甫五十一日而吾母則又逝矣噫吁戲悲哉死而有知兄將與吾母

長雅集卷之五 祭文
相見于地下若其無知則不孝誑母之罪亦終不
可贖矣噫吁戲悲哉我伯父之歿也年幾四十生
者至今憾焉矧吾兄三十七而早夭耶伯父于二
親也生養死葬有弟可屬今伯母耄矣中道而寡
垂白而獨苦節終身罔知止所彼蒼者其將謂兄
何耶兄之孤也先君子氣力十倍左提右挈綽有
餘勇今兄子長者未丁弱冠幼者尚在襁負二女
待年于室予以藐焉之軀重罹家難相將二弱弟
猶恃從伯父尚書公以生矧能爲兄子若女効一
臂力耶兄又將如予何耶雖然子弱勝無子弟弱
勝無弟儻予也須臾無死尚當以德誼訓兄子與
二弟俾無墜家問此予之所以五內崩毀猶且強
進飣粥而不敢爲無益之死也兄其謂予信耶非
耶且也伯母動履矯健嫂氏矢死靡移二子賦質
瑰瑋成可立俟鹿巖之原先壠在望萬歲千秋嫂
氏同穴在吾兄亦可畚然駕靈輻矣亦有當于予
言而舉予之柩矣

祭懋功楊太守文

嗚呼方先生之通籍為儀部郎也海內又安歷下
婁江諸君子方脩學古之業吾郡同聲相應則先
生與余德甫氏為先嗚云鼎生也晚時從二三兄
弟置盟而講業焉先生歸自姚安乃得載酒問奇
先生時時目攝之不謂孺子之不可教也久之君
女我子遂成婚媾斯婁江氏所稱文章之道能令
疏親而親疏也耶私念先生年甫四十體豐而氣
微短步趨拜起輒喘息不能自休或將不永於年
耶然先生坦易天植機械不入於心志對客譚說

旋即忘去齁齁睡也晚年詞賦聲律一切屏絕獨
初年著作在士林口名聞耳先生伯子俠骨稜稜
力格猛獸雅從少年場攻騎射擊刺諸技先生弗
善也余曰先生休矣隨何絳灌趨操雖殊然各務
其業以乘時自樹耳且日中則昃天道尚然假令
赤白羽交馳道路 天子下咫尺之詔徵六郡良
家子以從事於疆場寧能以毛錐應耶先生領之
久之北虜東夷遁起邊海余以孝廉兩應辟召為
軍諮祭酒兩寓書招伯子伯子欲往先生止之余

長雅集卷之五
竊疑焉曾未幾時而先生逝矣乃知鄉不欲伯子
往者謂有今日也耶先生亦知幾者耶先生雖逝
然振藻摘詞自足千古伯子乘時而奮將亦干城
之選先生固自有不朽者在耶矧先生享年六十
有三借匪上壽然視鼎私念時則已過之詎非得
全於天而能然也耶鼎也辱先生肺腑之戚卒以
流滯江左不能撫棺一哭以申區區是何鄉者踈
親而今者親踈也耶先生有知其亦有當於不佞
之言否耶其亦鑒予之誠而歆享之也耶

祭徐直指公文

代作

吁嗟嗟乎 悲哉人各有生而不能必得所欲於生
如是而歿者則有賣志之感於是乎有唁人各有
親而不能必致所欲於親如是而親歿者則有終
天之憾於是乎有弔我翁之生也方伯翁爲之先
侍御公爲之後而又以明經自致其身於青雲之
上乘驄衣豸流覽南北甫躋九列卽乞身以歸優
游泉石者若而年其於生也有纖毫不得所欲者
乎我侍御公之於翁也入修定省之儀出有鍾鼎

之養當翁寢疾適當報命之期以歸也起坐必親藥餌必奉附身附棺者必躬必恪其於親也有纖毫不得所欲致者乎允若茲而良臣可以無唁矣可以無弔矣可不必爲位而哭而束芻而申之以詞矣然區區之衷有不自已者卽哭而盡哀也束芻而申之以詞也又烏足展其萬一乎吁嗟嗟乎悲哉我翁端方寡合侍御公倜儻不羣而翁輒喜曰此政善學乃翁之端方者也我翁恬退葆真侍御公慷慨任事而翁輒喜曰此政善學乃翁之恬退者也我翁躬修節儉侍御公揮擲千金而翁輒喜曰此政善學乃翁之節儉者也方侍御公之令吳門也良臣方偃蹇書劍遶樹無依一旦受國士之知不憚解衣不憚推食不憚多方延譽而置之膝不憚分惠以養老母以及弱弟蓋當斯時也侍御公俸不足我翁不憚鬻產以佐費則侍御公之治良臣橐中裝也蓋得之我翁鬻產之所辦也揆之吾翁若翁之誼翁蓋良臣之父行也非翁何以生侍御公非侍御公何以知我於知我而泝知我

者之所生翁又良臣之大父行也良臣之於翁也
生不得一奉酒掃歿不得與於執紼所以哭且附
奠而不容已於言者其在斯乎而非其至也方侍
御公之於良臣爲布衣交也寧獨啣杯酒結殷勤
之驩已哉將謂中原多故戎狄生心非真材不足
當折衝非良臣不足當真材耳今中原多故雖尚
未形戎狄生心漸不可長良臣猶然故吾而翁且
悠然長逝知己之感其將謂何異日者侍御公社
稷功成而酌一杯於翁之墓下曰兒幸不辱大人
之教以有今日則翁知乎不知乎良臣亦酌一杯
於翁之墓下曰良臣幸不負侍御公之知以爲翁
辱則翁知乎不知乎良臣之所以爲位而哭而束
芻而申之以詞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吁嗟嗟乎
悲哉

祭劉太公文

代作

嗟乎吾鄉先生有劉太公者所謂富而好行其德
者非耶太公卽世于今十年所矣嗣子鴻臚君始
得吉兆將奉公柩而窆焉凡四方之士德公之施

長卿集卷之五
飢而舉火者病而有瘳者死喪而獲祭且葬者莫
不奔走悲號炙鷄絮酒不期而集於墓下者千百
斯所稱生榮而死哀者耶一登之生也晚又挾策
遊於吳越江淮燕趙之間幾二十年不獲登公之
堂望公之顏色聆公之謦欬而竊公之餘潤以畢
人子終天之幽恨者蓋已浹肌淪髓歷萬劫而不
磨也夫烏得而不悲耶方一登之起家材官以治
兵於江南也簞有金篚有帛酒殺充厨粟米盈廩
交游之輩履滿戶外矢白日而披赤心者胡可指
數卽搢紳冠蓋之流靡不折節而交驩焉此一時
也已而貝錦興讒幽囚囹圄垂翅東歸瓶罄罍恥
親戚莫我憐朋儕莫我助朝夕拮据幸以不失老
母菽水之奉此又一時也越明年丁亥歲大侵輒
自念吾不難爲溝中瘠如老母煢煢何也蓋聞劉
太公有子曰鴻臚君慷慨任俠有乃父風安得不
爲老母一啓頰也乃鴻臚君倒屣出戶把臂驩若
平生酒行樂作奉金爲壽又運米隨車後以歸是
小人有母不能養而養我母者劉君也明年戊子

家計益急念不可獨累劉君則辭而走之晉劉君固留之曾亡幾時而老母病矣劉君益出貲以佐湯藥是小人有母病不能事而事我母者劉君也明年己丑竟不起則不敢聞於劉君而遣人分訃於四方知己莫有應者劉君又爲經紀其喪事葬具有加禮焉是小人有母喪不能葬而葬我母者劉君也嗟乎陷嘉菓者思種挹甘泉者遡源鴻臚君之誼太公所開也鴻臚君之貲太公所貽也是公之德及於四方人士者在身前而及於一登者在身後四方人士之德公者各有其一而一登之德公者兼有其三四方人士之德公者止於其身而一登之德公者及於其母母不可諉鴻臚君安可諉也鴻臚君不可諉太公安可諉也今太公葬且有日而一登流滯燕畿不獲從四方人士之後與於執紼與於臨穴人有三施我無一報一登非人也哉非人也哉嗟乎雲天悠邈山川阻脩是一登之不往者形而未嘗不往者神也京芻千里申以蕪詞是以可述者寄之言而以不可述者藏之

心也有子象賢有孫玉立是公之惠也嘗施於其所不報而天之報公也嘗溢於其所施吁嗟天乎果有知乎無知乎吁嗟公乎果聞之乎不聞之乎風颼颼乎雨霍霍乎果風乎雨乎抑小人之魂搖而淚洒乎嗚呼哀哉

祭閔鳳寰先生文

代作

萬曆甲午故邵武郡伯鳳寰閔先生以疾卒於家明年乙未六月門人進士某謹絮酒炙雞寓文而敬告之曰吾師乎吾師乎胡取精也有餘於數而享年也不足於數也耶胡其畀之厚也若有意而奪之亟也若無意也耶豈仁壽之徵或然或不然福善之柄有特操之而亦有衡侵之者耶方先生釋錦繡就外傳也岐嶷穎敏望之者知其有乃祖宗伯公之高風及先生奮詞場揚妙譽也閔麗煒燁誦其文者知其爲一代之宗工未幾而上公車奏南宮也若郢人運斤而滅堊者不知其所以爲容出宰安福是曰巖邑登赤子於春臺而豪右者屏營而岌岌河務孔殷亂流滄滄爰晉司空日

不暇給倅飛輓者安如覆盂而昏墊者乃亦有粒
一麾出守邵武如斗雖將不擇地而安之而不勝
夫彼婦之口朝受命而夕掛冠又何必內熱飲冰
而出走吁嗟先生之富如武庫如瓊林以莫不有
其已試者十才一二而未究者十恒八九僉謂方
其歸也爲螻屈爲龍潛而不知其大歸也爲騎箕
尾以遐征而凜乎其不可以久某也未品受知先
生雖及門者多士而獨與予今日成謂榆枋爲不
足息將刷羽而遊乎太清顧康莊累蹶兮內愧猶
申申慰予以河清可俟兮而無然其怛怛豈時命
之不值當先生而不見夫孺子之成名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安所藉手以荅乎先生之靈雲霏霏兮
雨冥冥臨風欲訴兮不成聲薄言展奠兮聊寫我
情嗟乎鳳高舉兮入雲中有雛七兮棲梧桐鳴朝
陽兮高春羽儀四海兮安窮靈如在兮下太空尚
享

祭趙封翁文

代作

嗟乎古今交誼匪一總之知己感恩兩者盡之矣

故有思遺澤而施及於後昆挹深波而追惟其本
始斯禮所稱施報之大情乎則小子某於我封翁
是已先文裕公之以歲丁卯典試南畿也所得士
百三十有五人而方伯公偕其仲俱在彀中執弟子
禮甚謹先公謝曰余以衡文而得士惡知其私
方伯公輒先諸君子進曰不知其私而收之此無
恩而大恩生也敢不敬與未幾方伯公成進士由
郎署出守辰州翁兩受綸綍之命方伯公輒率其
仲進曰父母生我者也實藉先生一日之知而後
得徼 恩寵以及於所生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
孰重也敢不以敬所生者敬之與歲壬辰小子某
藐然一孤羣不逞乘之無死所矣乃方伯公適叅
藩政廉其獄所繇起肉白骨而更生之視先公在
時有加禮小子某謝不敢當方伯公輒慰之曰女
實不辜卽微先生猶將理之若禮於先生則余弟
子事也敢二心於存歿而不敬與嗟乎方伯公之
於先君知己者也小子之於方伯公感恩者也矧
小子某褻躬奉法兢兢履水方伯公信於多口呶

長卿集卷之五 祭文
吹之中而措之生全之域蓋不啻感恩而且知已
矣嗟乎方伯公知已之報因其父以及其子小子
感恩而知已之報不能稽首庭下以效之於翁小
子非人也哉尚有可慰者曰翁齒髮未艾小子久
淹諸郎庶幾一叨監郡取道宛陵得奉杖屨乎詎
意小子一官如昨而翁竟悠然長逝也嗟呼小子
孱然者耳方伯公以先公之故而進之顏行則翁
蓋父執也以德則方伯公生我者也翁其大父與
以分則方伯公衆父也翁其衆父與有大父而
不能大父事之有衆父而不能衆父事之卽
一奉杖屨猶然抱恨於生平小子非人也哉謹以
不腆之幣不文之辭順風而致之靈几雖自知其
無當聊亦鳴其不容已之私也乎

祭許相公文

代作

惟公三朝耆舊一代鉅儒人倫模楷士類璠璣腹
笥六籍淵淵具區筆陣千里渾渾天吳京兆掄材
宗伯造士爲元爲魁英聲雀起爰抽中祕爲國
太史天祿石渠焜燿千祀乃懸軒鏡文衡是持乃

長雅集卷十五
布孔席成均是司 宮詹赫赫人表經師晉陟卿
貳公望攸基疇熙 帝載枚卜有位爰立我公股
肱是寄出允具瞻入思獻替吐握不遑下賤以貴
廟算旣足櫬槍殞精登明選公多士彙征 青宮
一䟽載紆悃誠 國本實重去就可輕介如石焉
寧用終日皤皤良士衍衍家食詩酒娛情天與我
逸乘化歸盡公也善息邦失著蔡鄉缺典刑哀計
遠至 九重震驚鼎烹用享易以嘉名榮賁堂斧
千載如生某等釋褐觀光偶爾同籍服官 陪京
式瞻只尺酌醴陳詞敢告幽宅連蜷雲中庶其來
格尚饗

祭太保龍潭葉公文

五嶺之南三十六峰之麓越鴻濛以亘今每苞靈
而蘊淑惟我公之挺生啓千齡之胤毓初試宰於
福清踵言宓之芳躅旣捧徵書而爲郎旋乘驄馬
而騁步會秉國鈞者興五利以和戎將使介而馳
者通筐篚抽矢而去鏃公獨抗顏稱其不可謂作
法之當究其流弊而犬豕實非我族乃一麾而左

遷遂棲遲於民牧繁黃鄉之頑民負重險而託足
雖以王文成公之神武僅克其可克者爲龍南爲
安遠之二縣而置其不可克者爲楷爲柱以待公
之殲渠魁而拊餘屬已而監兵于四明于北平也
編漁艘以固外藩朔輕車以當長轂開府于貴竹
于陝右也一舉而草坪之巨寇授首再舉而兩川
之黠虜不孑然威稜姑息於播酋而市款逸罰於
順義終非公心之所欲寧夏之變天地反覆星月
晝昏殺氣宵煜貴至監撫尊或藩服刃及其頸戈
剗於腹曠日持久餉匱師暴公方秉鉞于彼甘肅
毅然請行不疑何卜劔 賜尚方一新耳目醜何
人斯敢肆螫毒霆震雷摧交臂受戮捷告于 廟
曾不信宿 帝嘉元功旂常是錄太保司空 天
寵優渥伊誰方之貳師武穆嗚呼公今逝矣百身
不可贖矣顧彈壓底定雖展其猷以貽目前之安
而犁庭擊虜猶未竟其志以緜億載之福程能紀
伐雖已厭乎帖席者之頌聲而勛高報誦卒乃牽
於忌功者之謗譴天胡縱公以名世之具而畀之

全又胡靳公以期頤之年而奪之速將衆口鑠金而相忘乎市虎之非真抑日久論定而無容乎辨者之更僕某也世講情真粉榆誼篤聞計自天臨風長哭深心遠懷生芻一束尚饗

祭鄧母龔太夫人文

代作

維萬曆二十有四祀歲次丙申春二月鄧母龔太夫人以疾卒于家越月計至 天子方命禮官討故實修恤典有加禮元輔以降罔不摛文束帛遣弔恐後于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眷生衷某一從九

列再從鄉大夫摛文束帛遣弔以志其悲哀痛悼然通家之誼媼姪之情猶有不容已已者謹絮酒炙雞而申之以詞曰疇不爲女而不宜於父者不女疇不爲婦而不宜於夫者不婦疇不爲母而不宜於子者不母若是者人過女矣而不得可願者於父婦矣而不得可願者於夫母矣而不得可願者於子若是者天過天與人兩無過而集体祉終天年以歸如太夫人者蓋萬億中不一覩者也太夫人毓德於龔尊人小洲公恂恂儒者也經年一

編罔知戶外太夫人習其教而安焉粹然於女德者若而年而後稱爲鄧氏婦也君子中洲公儒而青衿者也亦經年一編罔知戶外太夫人習其教而安焉粹然於婦德者若而年而後稱爲鄧氏母也太夫人丈夫子三皆當世鉅儒長比部君次少宰君季文學君亦經年一編罔知戶外太夫人習其養而安焉粹然於母德者若而年而後稱爲鄧氏妣也嗟乎有子如太夫人不爲不貴又其婿熊方伯君與少宰君同日而魁天下不爲不盛少宰君任編修時卽邀龍章象服爲太夫人光寵不爲不榮諸內外孫二十餘人並一時譽髦不爲不繁享年八十有九不爲不壽而迨其歿也朝紳里彥以及牧豎傭販者流相與吁嗟太息如有望而弗獲者此其故可知也天之奉太夫人也恒厚而太夫人之取奉於天也恒薄故人不以天之厚奉於太夫人者爲盈而以太夫人之薄取於天者爲詘蓋余青衿時太夫人三子與其從昆季皆執一編以授余學間從家塾入揖太夫人見其縞衣綦巾

氣冲神王而竊計鄧氏之有壽母也久之余以薄
宦馳驅四方間一過家則從少宰君子舍入揖大
夫人見其縞衣綦巾無異少宰君之在青衿時而
氣逾冲神逾王竊計壽母之必且爲耄耋也又久
之余典樞陪京少宰君以大司成晉佐邦禮則從
少宰君署入揖大夫人見其縞衣綦巾無異少宰
君之在家食時而氣逾冲神逾王竊計壽母之必
且爲百齡也嗟乎厚奉而薄取太夫人將終其身
如一日然竟逾耄耋而儉於百齡豈壽徵之契驗
於前而不驗於後耶又少宰君爰立作相與諸孫
子之聯翩登庸皆計日可俟而不令太夫人一及
見之者將終成其薄取之志而益致其厚奉於身
後也耶嗟乎茫茫上天詎可蠡測抑通家之誼姻
婭之情不容已於弔斯不容已於言耳尚饗

奠盛母太夫人文

代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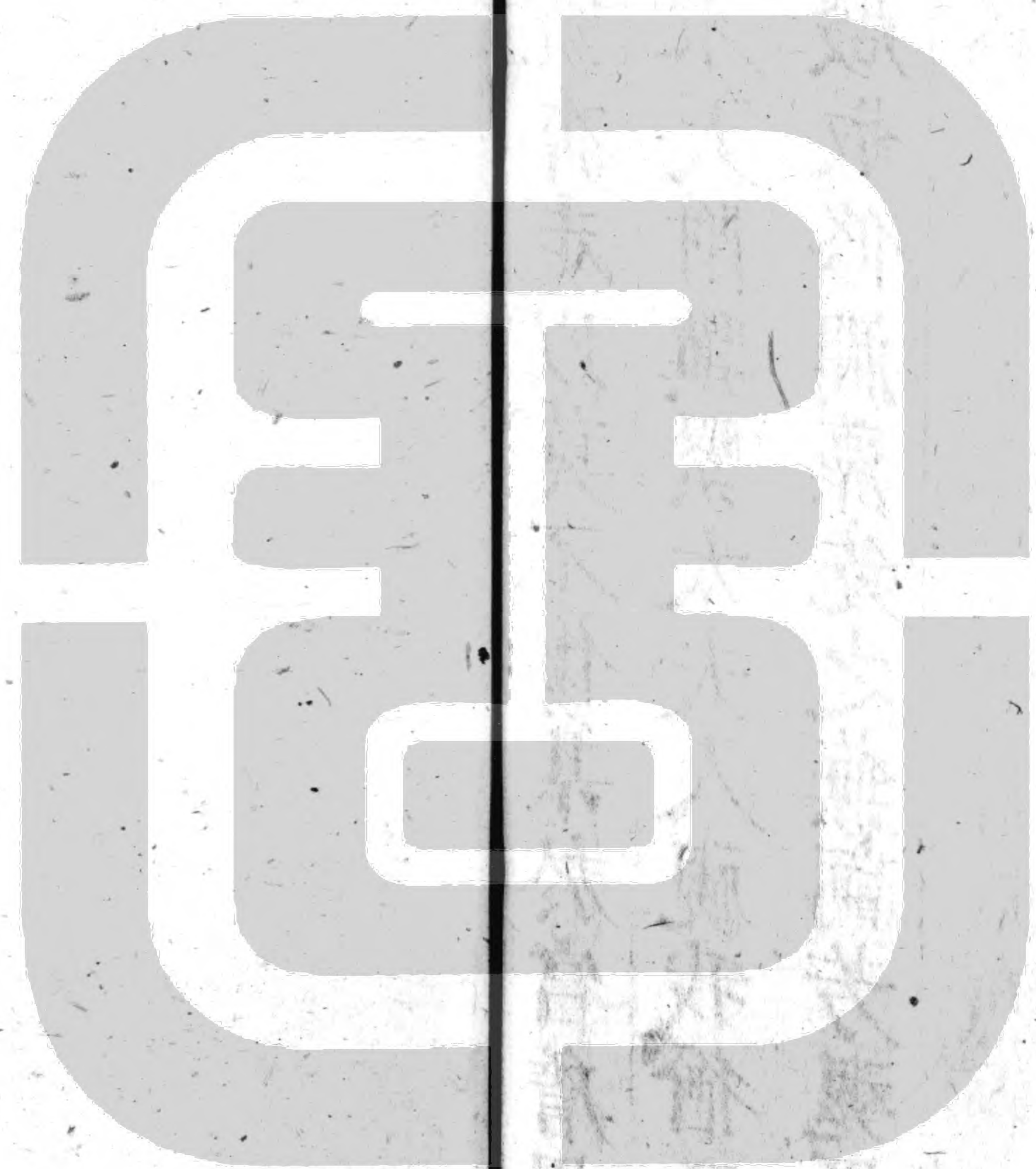
終南奕奕上隱列僊厥有蟠冢萬里亘連巨靈
巖巖二華跡遷厥有宿海飛流自天繫此秦關實據
龍首嶽峙河流縈帶左右代產碩儒玄芽黃剖肇

惟徽柔懿德坤厚至哉坤德比婺方娥稱詩率禮
納順蹈和發祥景胄遵化江沱作嬪君子惠問孔
多潔爾澗毛以祀以養婉婉雍雍維闡之相紫氣
東來真人以降詎惟篤生姆教彌亮肅肅我師中
祕發藏鳴鑿金馬振珮玉堂經闡陳善黼黻舜裳
成均造士風教斯彰晉總宮端公望益卓秉衡人
文簡命滋渥去華黜浮復返於樸迺貳天宮元
化斟酌帝嘉明德爰錫所生六珈象服三命益
榮企予俟之純嘏百齡拭觀我師泰階底平胡厭
五濁雀馭歛舉瑤島翱翔王母爲侶我師撫膺悲
涕零雨朝野奔趨猥云相杵計聞闕下曠典是
咨大官陳俎太史致詞素軒白旄擁傳而馳幽房
隧路兆人是司於惟我師百順俱矣惟太夫人集
祉殊矣麟趾振振云胡吁矣後命皇皇維其需矣
某等材匪泰茅我師錄之服官江表我師告之水
源木本誰其勗之惟太夫人餘芳馥之泰闢在望
百二脩阻薄採江籬實茲筐筥有懷怍怍臨風失
序靈鑒私衷庶幾不吐

祭劉太夫人文 代作

惟靈毓秀名閩衍慶德門履仁蹈義配乾體坤亦
 既相夫起家一經淮南剖竹綏此萬靈亦既開嗣
 置身金馬宮詹桓桓明堂琰華於惟宮詹經師人
 表典文禮闈素月皎皎爰踐講席虎觀金華納約
 自牖陳善閑邪儲端華重撫茲庶察延芳芝苑振
 羽瓊條伊誰之貽母儀純嘏錫之鞶鑑陸離如瀉
 於惟宮詹三命巡墻酌而不盈服此義方四海傾
 風爰立作相懿德不延婺賈霜降殄于其闈瘁于
 其邦呼號奔走以莫不傷某於宮詹異姓同氣絳
 帳隨行木天附驥繫太夫人視我猶子哀計自天
 我心則燬敬修澗藻先之蕪詞芳魂匪逝鑒予之
 私





長雅集卷十五
終

書